

怀友月千里 尽是办报人

□ 靳国君

天鹄

副刊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曹晖
执编/版式：杨铭
美编：倪海铭
投稿邮箱
a84655106@163.com

秋色不染桂花树

□ 刘诚龙

秋之到处，万物凋零乎？非也，秋很深了，我回老家，田间有些肃杀，山上仍是青苍，那绿或不那么绿油油，那绿仍那么绿幽幽。秋之夜，月照秋林，黛色如许。有成语曰，远山如黛，错了，近山才如黛，越近的山，越是一团黛绿，越远的山，颜色越淡，淡至于娥眉一扫。近山如黛，远山如眉。

秋色杀不了樟树株树，秋色更杀不了桂花树。我家种了两棵桂花树，一棵是丹桂，一棵是金桂。辣椒还在霸蛮开花，花没夏日张扬了，攒着劲开，是眼珠子大；南瓜藤爬满墙头，荷叶大的叶片缩缩缩，缩成巴掌大，灰色了，火烧了的纸片一样；与桂花树对立站着的木槿树，秋色满枝头，干瘪瘪的小棍棍，上面挂着几片枯叶，树尖尖上，木槿花不服秋气，三四朵花耸于枝，也快顶不住了，过些天，会认怂。

桂花树呢，枝不改容，叶不改色，远远望，黛绿成一团，直立秋风；坐桂花树下，翠绿成一伞，遮挡秋气。也许，秋之桂叶，没了春夏之灵动，秋之桂叶，却有了秋冬之坚硬，秋风与秋气，不是把桂叶吹老了，而是把桂叶吹硬了，我用指甲去针刺桂叶，桂叶没事，倒是我指甲软了，桂叶是革质的，挺牛皮呢，足可抵御秋气，也足可抵御猎猎寒风。

人种桂树，桂树翼人，桂花树也许可以自顾自参天，桂花树善解人意，开枝散叶遮地生。桂花树长到两人高处，主干高举，枝干斜逸，四周均匀开枝，每一条枝干都是一个美学结构，枝干上每一片叶也都是文学的赋体，枝疏疏长，叶密密生；枝叶之生，都按照美学规矩，主干负责耸天，次干负责荫地，次干比主干矮两分，次干比次干又矮两分，枝干们次第而降，披挂而下，这就形成了天然绿伞的美学结构。一棵桂花树，就是一把天制的大伞，大伞之下，可以摆椅子，躺平其下，人闲桂花落，落满鼻周围，围着心脾绕，绕在梦里飞；自然，也可以桂花树下，摆一桌两桌，吃农家菜，喝糯米酒；酒足饭饱，或下个棋，或读本书，或打打牌，或么子都不做，依然做梦去。

桂花树秋色中给人撑伞，是一把打开的大伞，她与松树是不太一样的，松树春夏秋冬，四季皆绿，其绿不撑伞，雨日与晴日，都是把伞收拢着；竹子也是，竹子一身绿，根枝带绿上天，不往四周撒；往四周撒的，还有樟树，樟树树上长树，枝上长枝，一棵树散开来，大的有一栋楼堂大，小的有一间客厅大，给乡亲遮风挡雨，歇息娱乐。樟树到秋，也不服秋风，绿成一片，绿成一团，只是有些收敛心气，不敢开花；桂花树不信

部），他是副主任。主任是范昌武。范昌武也是17岁参加革命工作，他为我等中年人一些生活难题排忧解难，功不可没。副主任宋显忠，最先报道马恒昌小组，一直跟踪，是报道全国先进典型马恒昌小组的“专业户”。

工业部在每周的学习日，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；研究、分析全国和全省落实政策与改革开放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确定报道计划。

资深记者李得希，新闻工作经验十分丰富，热心于传、帮、带。1965年冬末，我们去望奎县采访民校教师，踏着雪坷拉，走了十几里横垄地，都冒汗了。他说，他参加工作后有十几年，记者下乡采访，都得背着行李，在乡里睡大通铺，在屯子里睡农民家土炕，吃大粽子，点着小油灯写稿。来回若能坐上马车，就不错了。

李得希是湖南湘阴人，浓眉大眼高鼻梁，英俊。读中学时，参加了党的学生外围组织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是第50军政治部连级干部、战地记者，他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，追随部队，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，黑夜行军，接受了炮火的洗礼、生死的考验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他最先报道了防治克山病专家于维汉、哈尔滨市优秀教师杨治周等几个后来的全国著名重大典型，见报时都是长篇通讯，整版的篇幅，传扬英模，影响深远。在评稿时，他经常就改革开放的需要，谈新闻写作，具体到新闻导语怎么写，才能突出新闻事实；新闻背景怎么交待，才恰到好处；新闻现场怎么描述，才能充分体现新闻的真实性；文字怎么短下来，才能体现新闻特色。他有新闻敏感，部里谁写了好稿，他极力推荐，精气神一如当年，不逊年轻人。

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优秀稿件迭出，在全国、全省获奖。在黑龙江省资源优劣势、纸、乳、麻、毛、丝、化、酒、豆、木、薯等的报道上，在一版不断发出头条和重点报道，影响很大，反响强烈，当时的省委领导十分满意。报社领导们重视有加，总编辑魏贵元带领工业部全体同志，到闻名全国的双城儿童乳品厂考察。他在1947年17岁时，分配到哈尔滨日报社当记者，工作经验丰富。离开车间后，他由点及面深谈轻纺工业的典型报道。后来我省的资源优势转



北国金秋

油画 周妍



时间的背影

□ 闫语

秋天的午后，一列充满想象的火车把我带到了这座城市，在这条叫安红的街上看到了这棵榆树。它高大，却不俊秀，粗壮的树干已经有些倾斜了，不再茂盛的枝叶下，一位老人在背靠着大树安静地睡着。枝叶间斑驳的阳光洒落在老人身上，犹如一盘棋，每个棋子都带着经年的旧意。听见有人来了，老人才睁开浑浊的眼睛开始打量我。

我停下脚步，静静地望着这棵榆树。秋风过处，窸窣窸窣。有那么一个瞬间，我竟然感觉到它在我轻声地叙谈，那声音时而温顺时而悲伤，在耳边久久徘徊，挥之不散。这是来自我脑海中的幻听吗？奇怪的是，在我看到这棵榆树的第一眼时，仿佛很久以前就曾经见过，它的样貌和声音早已在我的脑海里了，那些柔软而隐约的心绪只是再次被触及而已。

我，有些慌了。一直坐在树下的老人好像看出了什么，他微笑着，指了指旁边的椅子。出于礼貌，我都会微笑着向老人表示了感谢。这时候，老人缓慢地从旧军用书包里拿出一个保温壶，然后保温壶的壶盖当杯子，倒了杯菊花茶。我看到，时间的沙粒在老人手上留下了密集的斑点，而他的脸就像是一片沧桑的土地，白天的丰饶与夜晚的馈赠，都在他秘密萎缩的器官里成为了深邃徐缓的梦，上一秒的过往和下一秒的现在互相融合，又彼此抵消着。

这些年，每次路过这棵榆树的身边，我都会看到那位老人安静地坐在树下，有时是微笑着看着过往的行人，有时在闭着眼睛专心晒太阳，偶尔也会和我闲聊几句。

一天傍晚，我下班路过这里，看到老人正在望着榆树出神。老人告诉我，这棵榆树原本生长在他家的院子里，是祖

父传下来的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小时候，他经常在这棵榆树下，父亲和母亲坐在小板凳上干着手里的活儿，偶尔也会停下来，看着孩子们在树下跑来跑去，院子里充满了笑声。那时候的榆树就已经很粗壮了，到了秋天，院子里落满了树叶，踩上去软软的，他甚至担心过，如果每个秋天的叶子都这样铺在院子里，不打扫不腐烂，有一天会不会淹没了整个院子和院子里的家？

他说，那时候他们家就是一棵大树，父亲是坚实的树干，他们兄弟几个就是那些伸展着奔向天空的枝枝叶叶，在天空中用力地找寻着什么，哪怕是找到了一滴水或一缕阳光，都会兴奋地大喊着告诉父亲。父亲每次都是微笑着看着他们，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微笑着。

他，多年以后，父亲变成了越走越远的树根，而他也成了父亲，成了新的大树，他们的院子连同周围的许多院子却随之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街道，街道两旁是崭新的楼房和陌生的店铺，还有一棵棵攒足了劲儿准备茁壮成长的杨树。还好，这棵榆树还在，是从院子里来到了街上。来到街上的榆树，看着每一个搬来这里的人，或者从这里经过的人，都是微笑着的。他说，他知道榆树喜欢这样的街道，喜欢它这样华丽的变身，喜欢它变身后一切都快起来的样子。他说，他也喜欢。

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如往常一样上班，下班，每次经过榆树的身边，都会抚摸一下树干，仰起头看一下它的枝叶，却再也没有看到过坐在树下的那位老人。

“树叶如旧电话簿上撕下的纸页”，特朗斯特罗姆的这句诗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时，我正茫然地走在街头，几片枯黄的叶子在秋风中飘落。在抬头的一刹那，我突然看到远处有一个熟悉的背影在缓慢地走着，同样是被洗得发白的军用书包，同样是磨得发亮的竹子做成的拐杖。我惊喜地大喊了一声。那个背影如丝毫没有停下来，我追赶了过去，近了，更近了，猛然回头，却是一张陌生的脸，目光冰冷得如同石头一般。

我失望极了，木然地跟着一群刚刚放学的小学生走着，让自己淹没其中，他们快我就快，他们慢我就慢，他们拐弯我也拐弯，不知不觉竟然走到了安红街，看到了那棵熟悉的榆树。只是，树下依然没有老人的身影。

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老人依然坐在榆树下，他的旁边有一群快乐的孩子，正在围着大树不停地跑着。老人慈祥地看着孩子们，不时地叮嘱他们不要跑得太快，小心摔倒。我走过去，正要询问老人这些天去了哪里，他却消失了，孩子们也消失了。我焦急地四处张望，仍不见他们的踪影，索性大声地喊起来。这时候，有一个声音自远处隐约地传来——每棵树都是时间的老人，每个老人都是时间的背影。